

琼瑶

著

华语世界
深具影响力作家

琼瑶作品

22

归云辑

夜幕低张，海鸥飞翔，
去去去向何方？

海鸥飞处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鼎泰天卷
CS-BOOKY

海鸥飞处

华语世界

深具影响力作家

琼瑶

著

琼瑶作品
22
归云辑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CHUANSHI WENYI PUBLISHING HOUSE

CS

湖南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鸥飞处 / 琼瑶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04-8825-3

I. ①海… II. ①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3015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本书简体字版经可人娱乐国际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如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HAI'OU FEI CHU

海鸥飞处

作者: 琼瑶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毛闽峰 李娜

特约监制: 何琬琰

版权支持: 戴玲

特约策划: 李颖 张园园 张璐 杨祎 雷清清

特约编辑: 王苏苏

特约营销: 杨帆 周怡文

装帧设计: 利锐

封面插画: 季智清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60mm × 1200mm 1/32

字 数: 205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825-3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我為愛而生，我為愛而寫
文字裡度過多少春夏秋冬
文字裡留下多少青春浪漫
人世間雖然沒有天長地久
故事裡火花燃盡熱情依舊

瓊瑤

浴火重生的新全集

我生于战乱，长于忧患。我了解人事时，正是抗战尾期，我和两个弟弟，跟着父母，从湖南家乡，一路“逃难”到四川。六岁时，别的孩子可能正在捉迷藏，玩游戏，我却赤着伤痕累累的双脚，走在湘桂铁路上。眼见路边受伤的军人，被抛弃在那儿流血至死。也目睹难民争先恐后，要从挤满了人的难民火车外，从车窗爬进车内。车内的人，为了防止有人拥入，竟然拔刀砍在车窗外的难民手臂上。我们曾遭遇日军，他们差点把母亲抢走。还曾骨肉分离，导致父母带着我投河自尽……这些惨痛的经历，有的我写在《我的故事》里，有的深藏在我的内心里。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我已经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也看尽人性的善良面和丑陋面。这使我早熟而敏感，坚强也脆弱。

抗战胜利后，我又跟着父母，住过重庆、上海，最后因内战，又回到湖南衡阳，然后到广州，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那年我十一岁，童年结束。父亲在师范大学教书，收入微薄。我和弟妹们，开始了另一段艰苦的生活。我也在这时，疯狂地吞咽着让我着迷的“文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这时看的。同时，也迷上了唐诗宋词，母亲在家务忙完后，会教我唐诗，我在抗战时期，就陆续跟着母亲学了唐诗，这时，成为十一二岁时的主要嗜好。

十四岁，我读初二时，又迷上了翻译小说。那年暑假，在父亲安排

下，我整天待在师大图书馆，带着便当去，从早上图书馆开门，看到图书馆下班。看遍所有翻译小说，直到图书馆馆长对我说：“我没有书可以借给你看了！这些远远超过你年龄的书，你通通看完了！”

爱看书的我，爱文字的我，也很早就开始写作。早期的作品是幼稚的，模仿意味也很重。但是，我投稿的运气还不错，十四岁就开始陆续有作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成为家里唯一有“收入”的孩子。这鼓励了我，尤其，那小小稿费，对我有太大的用处，我买书，看书，还迷上了电影。电影和写作也是密不可分的，很早，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可能什么事业都没有，但是，我会成为一个“作者”！

这个愿望，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逐渐实现。我的成长，一直是坎坷的，我的心灵，经常是破碎的，我的遭遇，几乎都是戏剧化的。我的初恋，后来成为我第一部小说《窗外》，发表在当时的《皇冠》杂志上，那时，我帮《皇冠》杂志已经写了两年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和发行人平鑫涛也通过两年信。我完全没有料到，我这部《窗外》会改变我一生的命运，我和这位出版人，也会结下不解的渊源。我会在以后的人生里，陆续帮他写出六十四本书，而且和他结为夫妻。

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说，或是好几本小说。我的人生也一样。帮皇冠写稿在一九六一年，《窗外》出版在一九六三年。也在那年，我第一次见到鑫涛，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生贫苦，立志要成功，所以工作得像一头牛，“牛”不知道什么诗情画意，更不知道人生里有“轰轰烈烈的爱情”。直到他见到我，这头“牛”突然发现了他的“织女”，颠覆了他的生命。至于我这“织女”，从此也在他的安排下，用文字纺织出一部又一部的小说。

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写出六十五本书，十五部电影剧本，二十五部电视剧本（共有一千多集。每集剧本大概是一万三千字，虽有助理

帮助，但大部分仍然出自我手。算算我写了多少字？)。我却做到了！对我而言，写作从来不容易，只是我没有到处敲锣打鼓，告诉大家我写作时的痛苦和艰难。“投入”是我最重要的事，我早期的作品，因为受到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影响，大多是悲剧。写一部小说，我没有自我，工作的时候，只有小说里的人物。我化为女主角，化为男主角，化为各种配角。写到悲伤处，也把自己写得“春蚕到死丝方尽”。

写作，就没有时间见人，没有时间应酬和玩乐。我也不喜欢接受采访和宣传。于是，我发现大家对我的认识是“被平鑫涛呵护备至的，温室里的花朵。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我听了，笑笑而已。如何告诉别人，假若你不一直坐在书桌前写作，你就不可能写出那么多作品！当你日夜写作时，确实常常“不食人间烟火”，因为写到不能停，会忘了吃饭！我一直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是“书房里的痴人”！因为我坚信人间有爱，我为情而写，为爱而写，写尽各种人生悲欢，也写到“蜡炬成灰泪始干”。

当两岸交流之后，我才发现大陆早已有了我的小说，因为没有授权，出版得十分混乱。一九八九年，我开始整理我的“全集”，分别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台湾方面，仍然是鑫涛主导着我的全部作品。爱不需要签约，不需要授权，我和他之间也从没签约和授权。从那年开始，我的小说，分别有繁体字版（台湾）和简体字版（大陆）之分。因为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我的读者甚多，这更加鼓励了我的写作兴趣，我继续写作，继续做一个“文字的织女”。

时光匆匆，我从少女时期，一直写作到老年。鑫涛晚年多病，出版社也很早就移交给他的儿女。照顾鑫涛，变成我生活的重心，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停止写作。我的书一部一部地增加，直到出版了六十五部书，还有许多散落在外的随笔等作品，不曾收入全集。当鑫涛失智失能

又大中风后，我的心情跌落谷底。鑫涛靠插管延长生命之后，我几乎崩溃。然后，我又发现，我的六十五部繁体字版小说，不知何时开始，已经陆续绝版了！简体字版，也不尽如人意，盗版猖獗，网络上更是凌乱。

我的笔下，充满了青春、浪漫、离奇、真情……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曾经绞尽我的脑汁，费尽我的时间，写得我心力交瘁。我的六十五部书，每一部都有如我亲生的儿女，从孕育到生产到长大，是多少朝朝暮暮和岁岁年年！到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可以为了爱，牺牲一切，受尽委屈，奉献所有，无须授权……却不能让我这些儿女，凭空消失！我必须振作起来，让这六十几部书获得重生！这是我的使命。

所以，在我已进入晚年的时候，我的全集，重新整理出版。在各大出版单位争取之下，最后繁体版花落“城邦”，交由春光出版，简体版是“博集天卷”胜出。两家出版单位所出的书，都非常精致和考究，深得我心。这套新的经典全集，非常浩大，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分批出版，第一批是“影剧精华版”，两家出版单位选的书略有不同，都是被电影、电视剧一再拍摄，脍炙人口的作品。然后，我们会陆续把六十多本出全。看小说和戏剧不同，文字有文字的魅力，有读者的想象力。希望我的读者们，能够阅读、收藏、珍惜我这套好不容易“浴火重生”的书，它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呕心沥血而生的精华！那样，我这一生，才没有遗憾！

瓊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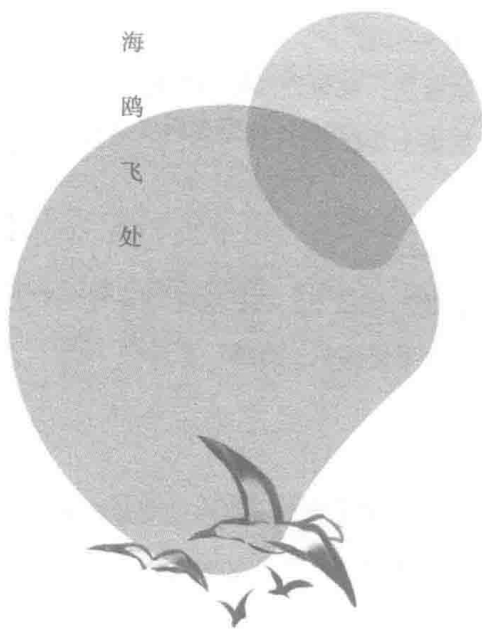
写于可园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海
鸥
飞
处



壹 —— 001

他穿过那些曲曲折折的座位，走到他们的位子上，果然，她不在！

贰 —— 017

这歌星，这熟悉而相识的面孔——赫然就是香港渡轮上的那个女孩子！

叁 —— 031

在她的沉默下，在那咖啡馆幽暗的灯光下，他又觉得她酷似香港那只“海鸥”了！

肆 —— 043

那儿，半含着笑，亭亭玉立地站着的白衣女孩——她不是叶馨吗？她不是那渡轮上的女孩吗？

伍 —— 055

他欣赏着杨羽裳的背影，小小的腰肢，长长的腿，好苗条而熟悉的身段！他忽然叫了声：“叶馨！”

陆 —— 067

“妈，你一天到晚骂我游戏人生，可是，等我不游戏的时候，却是这样苦呵！”

柒 —— 079

俞慕槐看着那车子驶走了，他的脚步陡然放慢了，像经过一场大战，他突然觉得筋疲力尽起来。

捌 —— 091

她脸上那原有的怯意与愧疚都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极度的愤怒与憎恨。

玖 —— 103

俞慕槐的心沉进了地底，而愤怒的情绪就像烈火般烧灼着他，烧得他全身全心都剧烈地疼痛了起来。

拾 —— 117

“妈，”终于，她开了口，声音凄凄凉凉的，“我想要结婚了。”

拾壹 —— 131

“羽裳，”他低语，“我会恨你一生一世！我会恨你一生一世！”

拾贰 —— 143

她必须控制自己！她必须！哪里会有一个在婚礼上为她失去的爱情而哭泣的新娘呢？

拾叁 —— 155

在这一刹那间，她觉得完全不认识他，这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得从未见过的人。

拾肆 —— 169

我要重活一遍！慕枫！我要重活一遍！但是，我怎样才能重活一遍呢？

拾伍 —— 181

她像尊石像般呆呆地站在那儿，对他这边痴痴地凝望着。

拾陆 —— 195

“……你知道吗？不再骄傲，不再自负，这半年的刻骨相思，已磨光了我的傲气！……”

拾柒 —— 209

“你见过飞累了的海鸥吗？我就是。”

拾捌 —— 221

她闭上眼睛，仰头向天，低低地说：“从此，杨羽裳，你是万劫不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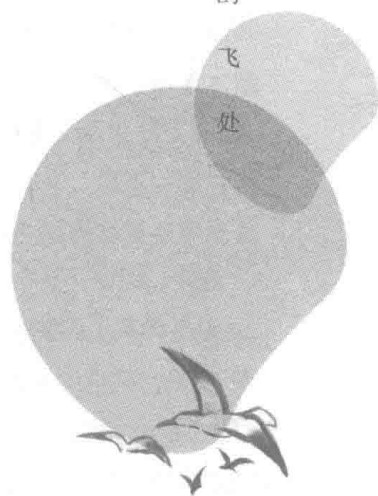
拾玖 —— 233

他的羽裳！争无奈，他竟无法振翅飞去，云深处，共伊翩翩！她毕竟孤独地飞走了！

贰拾 —— 247

是的，经过了千山万水，经过了惊涛骇浪，日月迁逝，春来暑往，海鸥终于找着了它的方向。

海
鸥
飞
处



壹

ONE

他穿过那些曲曲折折的座位，走到他们的位子上，果然，她不在！

深夜二时。

天星码头上疏疏落落的没有几个人，这是香港通九龙间的最后一班渡轮，如果不是因为在圣诞节期间，渡轮增加，现在早没有渡船了。但，尽管是在假日里，到底已是深夜二时，又赶上这么一个凄风苦雨的寒夜，谁还会跋涉在外呢？所以那等候渡船的座椅上，就那样孤零零地坐着几个人，都瑟缩在厚重的大衣里，瑟缩在从海湾袭来的寒风中。

俞慕槐翻起了皮外衣的领子，百无聊赖地伸长了腿，他已经等了十分钟。平时，每隔一两分钟就开一班的渡船现在也延长了时间的间隔。对面那卖冰激凌的摊位早就收了摊，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那柱子上的电动广告仍然在自顾自地轮换着。

他换了个坐的姿势，看了看那垂着的栅栏，透过栅栏后的长廊，可看到海湾里的渡轮，正从九龙方向缓缓驶来，暗黑的海面上，反射着点点粼光。收回了目光，他下意识地看向对面的那排椅子，长长的一条木椅上，坐着个孤独的女孩子，微俯着头，在沉思什么，那披拂在面颊和肩上的黑发是凌乱而濡湿的。她没有穿雨衣，也没有带伞，一件咖啡色的皮外衣，肩上也是濡湿的，湿得发亮。皮外衣下露出咖啡色短裙的边和一双修长的腿。

或者，是基于无聊，或者，是基于一种职业上的习惯，俞慕槐开始仔细打量起那少女来。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可能再年轻些，小巧挺直的鼻梁，细致而略显苍白的皮肤，薄而带点固执意味的嘴唇。

那眼睛是低俯的，使你无法看到她的眼珠，只看得到两排睫毛的弧线。脸上可能化过妆，但是已被雨水洗掉了，是的，一定被雨水洗过，因此，那颊上的皮肤在灯光下发亮。俞慕槐轻轻地皱了皱眉，干吗这样盯着人家看呢？他想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但是，有什么奇异的因素吸引了他，他无法移开眼光——一个深夜的单身少女总是引人注意的，虽然这是在无奇不有的香港。

那少女似乎感到了他的注视，她轻轻地移动了一下身子，缓慢地，而又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眼光从他身上悄悄地掠了过去。他看到她的眼睛了，一对湛黑的眸子，带着抹近乎茫然的神情。他立刻为她下了断语，这不是个美女，她不怎么美，但是，她有那种遗世独立的清雅，或者这就是她所吸引他的地方。在香港，你很容易发现装扮入时的美女，却很难找到这种孤傲与清新。孤傲与清新？不，这女孩并不只孤傲与清新，那神情中还有种特殊的味，一种茫然、麻木和孤独的混合——她的眼光掠过了他，但她根本没有看到他——她的意识正沉浸在什么古老而遥远的世界里。

铃声蓦然地响了起来，那栅栏哗啦啦地被打开了，这突来的声响惊动了俞慕槐，也惊动了那少女。渡轮靠岸了，有限的几个客人正穿过栅栏和长廊走向渡轮。俞慕槐也站起身来，跟在那少女身后，走向渡轮去。那少女的身材高而窈窕，比她的面貌更动人。

走过踏板，上了船，海面的冷风迎面扑来，夹着雨丝，冷得彻骨。客人们都钻进船头有玻璃窗的船舱里，外面的座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但那少女没有走进船舱，她连坐都没有坐，走向了船栏边，她靠在栏杆上，面对着海，静静地站着，她的长发在海风中飘飞。

俞慕槐怔了一两秒钟，然后，他在靠栏杆边的第一排位子上坐下了。这儿冷极了，雨丝扑面，他瞪视着那少女。你发疯了吗？他想问。这样冷的天，存心想害感冒吗？但是，那少女关他什么事呢？

谁要他陪着她在这儿吹风淋雨？他对自己有些恼怒，在他的职业中，什么怪事都见过，什么怪人也都见过，管他活人死人都不会让他惊奇。而现在，他竟为了一个陌生的香港少女在这儿吹风淋雨！简直是莫名其妙！

船开了，他继续盯着那少女，她孤独地伫立在那儿，浑然不觉身边有个人在注视着她。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海面，嘴角紧闭着，眼底有种专注的迷茫。那样专注，那样迷茫，几乎是凄惨的。凄惨！这两个字一经掠过俞慕槐的脑海，他就不由自主地震动了一下，是了！这就是那女孩身上一直带着的味道，凄惨！她像个被世界遗忘了的影子，也像个遗忘了世界的影子。

他突然地站起身来，在了解到自己的意愿以前，他已经走向了那少女的身边，停在那栏杆前了。

“喂，小姐……”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话开了口，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说普通话吧，我懂的。”出乎他意料，那少女竟安安静静地说话了，而且是一口标准的北方话。她的目光从海面移回来，看了他一眼，丝毫没有因为他突然的出现而吃惊，她冷静地加了一句：“你要干什么？”

“我……呃……我……”他那样惊异，竟有些不知所措了，“我……我只是想说，你为什么要站在这儿淋雨？”

她再看了他一眼。

“因为——”她静静地说，不疾不徐地，“我想要跳海。”

他惊跳了一下，瞪着她。

“别开玩笑。”他说。

“没有开玩笑。”她仍然安安静静地说，望着他，那眼睛是真诚坦白而近乎天真的，“你不信？我想要跳海。”